

篤實而務本的比較教育學家

——王家通

(訪問及資料整理：鄭玉卿、吳美玲、梁淑惠)

壹、生平簡介

王家通先生，出生於民國二十年八月十日，台灣省桃園縣人。民國三十八年進入台灣省立台北師範學校就讀，自此與教育結下一生之緣。畢業後於國民學校擔任教職，民國四十四年進入省立台灣師範大學二年制國民教育專修科就讀，民國五十三年赴日深造，期間曾先後於桃園縣小、中學任教。赴日求學期間，在師長的啓迪之下，奠定日後投入比較教育研究領域的意向與興趣。民國五十五年，取得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育學修士，並於民國五十八年完成博士課程回國。歸國後在師長的引介下，進入新竹師範專科學校任教，並在民國六十一年獲得慶應義塾大學第一個教育學博士學位。民國六十三年起，又先後歷任高雄師範學院教授及教育研究所所長、屏東師範學院院長等職務。民國七十九年回任高雄師範大學教授，至民國九十一年二月退休。現任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教育資訊學研究所教授，繼續為教學及學術研究奉獻智慧與熱忱。

學歷

台灣師範大學國民教育專修科畢業

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育學修士、博士

經歷

中小學教師

新竹師範專科學校講師
新竹師範專科學校教務主任
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系副教授
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教授
高雄師範學院教育研究所所長
屏東師範學院院長
高雄師範大學教授

現職

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教育資訊學研究所教授

座右銘

~寓休閒於工作、學習之中~

對於王家通先生的景仰，從閱讀他的著作開始，他淵博而融貫的學識，字裡行間可見。初見他，是去年所上邀請他來專題演講的時候（筆者案：民國九十年十二月五日，王家通先生受台北市立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之邀，講演「從日本教育革新談我國教育改革」。）印象中，他的態度平易自然，笑容溫藹可掬，論事說理持平而肯切，對於聽者們的請教，也總是耐心地正面以對。因此，這回我們一行人，可說是懷著殷切的孺慕之情而來，希望能藉此機會更進一步地，與這樣一位德慧術智兼備的長者分享他的人生體驗、他的教育理念。

貳、早年求學生涯

.....

王家通先生真誠、不矯情的言談與態度，讓我們感受到自在而融洽的談話氣氛，他首先與我們分享了自己早年求學的經過。

過去台灣在日治時代裡，學制與課程內容都與現在有所差異，他回憶著當時在國民教育階段的學習環境，說道：

「當時台灣人念的小學叫『公學校』，日本人念的叫『小學校』，我是念公學校。那時候有一種叫做高等科，就是小學畢業再念兩年，我兩年還沒有念完，大戰就結束了。不過，因為日本的學校是四月開學，我就一直等到暑假再去考初中，所以就比人家多了兩歲。」

他笑了笑，接著說：

「說到高等科，是一種兩年制的學校，是給不升學的人，有多兩年的教育機會。我家離南崁較近，那裡有個兩年制的、大致相當於高等科的『農業專修學校』，於是我便就近在那裡讀書。這個農業專修學校，戰後改名為初級農業學校，五十七年以後變成南崁國中，最近又改制成所謂的完全中學，就是南崁高級中學。

我初中念的也是農業學校，就是現在的桃園農工，那個時候有初級部、高級部。我是去考初級部一年級，初級部念完之後，就跟著同學去考台北師範學校。」

進入師範學校就讀，對王家通先生而言，是一個生涯的轉捩點。從此，他便與教育工作結下一生的緣分。

參、職場歷練與升學意念

王家通先生認為自己後來選擇教育領域，並以教育為終生志業，其實並不是一開始便立定的志願；他笑稱自己像是一個半路出家的人，從此便成虔心向佛的和尚。正如同王家通先生後來所比喻的，他對教育的熱忱與堅持，是所有教育工作者有目共睹的。

他談起師範學校畢業之後，在職場上的歷練，以及後來萌生出國留學意念的經過：

「師範學校三年畢業之後，到台北縣汐止國民學校當老師，一年之後就調回桃園，在自己生長的地方，又教了二年書。這期間很多同學都準備去考大學，我也是這樣跟著人家跑。因為師範學校的課程與高中差異很大，我記得當時分發在台北市的同學，很多就到補習班去補習，準備考大學。我一直都沒有在台北市待過，也沒有上過補習班，所以大學當然考不上啦！

後來有個機會，是師範學校改成師專的一個先期作業，當時在師範大學辦理一種班，叫做『國民教育專修科』，是兩年制的，以小學老師為招生對象，目的是希望小學老師能夠提高一點學歷。我後來就考進了國民教育專修科，在頭份的師大分部就讀，兩年之後，就去當兵。當兵的時候又碰到一些同學，因為師範學校畢業的學生也蠻用功的，上進心很強，後來有的就去留學。由於小學是念日本人辦的學校，日語沒有問題，有些同學就去日本留學，我就跟著去，到日本唸書。就這樣一路走下來，原本只是小學老師，後來再升學，就開始研究學問起來。」

王家通先生幽默地表示自己一路走來，似乎始終是「胸無大志」，並無特別高遠的理想，都是跟著人家跑，不過也總是隨遇而安。莞爾之餘，我們也感受到他率真、直爽的樸實性格，以及達觀、淡泊的人生態度。但是，踏上學術研究之路後的

他，治學之勤謹，卻讓我們看到他在研究學問上篤實而務本的一面，更加由衷地崇拜他在處世與治學上拿捏得宜的智慧！

肆、赴日求學體驗

王家通先生於民國五十年代，負笈前往日本攻讀教育修士與博士學位。五年的留學生涯，不僅豐富了他的識見，也奠下了日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基礎。他也與我們分享了當時在日本求學的點滴回憶與心得。

一、日本留學始末

王家通先生對於當初到日本留學的緣由與經過，作了簡要的說明：

「當時，第一個，因為大學考不上；第二個，因為兩年制的專修科畢業，那個時候規定比較嚴格，也不能考研究所，所以就跟同學一起到日本去。到了日本，各自走不同的路：有的從大學一年級念起、有的改行，而我則直接進研究所就讀碩士班。這在當時的台灣是不行的，在日本好像不那麼嚴格，我用書信聯絡的方式，向學校申請。後來學校也同意讓我考考看，考試通過了以後，就正式進了他們的研究所。就這樣一路下去，碩士班念兩年、博士班念三年，五年之後回國。」

王家通先生學成歸國之後，在師長余書霖先生的引介下，到了當時由熊光義先生擔任校長的省立新竹師範專科學校任教，開始了他另一段的教學生涯。

二、邁入比較教育研究領域

王家通先生在赴日求學期間內，奠立了他日後投入比較教育研究領域的意向與興趣，他談道：

「去日本念書以後，就慢慢覺得比較教育這一門比較有趣，並不是發現日本的教育特別好，而是覺得比較教育念起來就是比較有趣味，這可能是受到一些老師的影響吧！記得有一個教日本教育史的老師，對於中國文化蠻喜歡的，就常常會講到日本教育跟中國文化的關係，一比較起來，就覺得中國和日本很多地方都不相同，受文化的影響很多，有可能是因為這樣，讓我對比較教育產生了興趣。我的指導教授，他是研究教育行政方面的，不過他對於比較教育也是很有興趣，喜歡到國外到處看。另外，還有一個研究教育思想的老師，上課有時會說，他是比『腳』教育！他就是喜歡到處跑、到處看，而研究比較教育，這方面就很重要啊！」

由於在日本受到了許多師長的啓迪，王家通先生逐漸傾心於比較教育的研究領

域，並樂此不疲。對於過去在這方面豐碩的研究著作，至今依然熱衷不減的他，將重新作一番檢討修正、歸納整理，計畫於不久的將來完成一套系統闡釋教育制度的專著。在感佩之餘，也祝福王家通先生的著述計畫能早日實現！

三、教而知困

正如王家通先生所言，透過四處的閱歷、各方的遊走，來豐饒識見、增加體驗，對於從事比較教育研究，有莫大的助益。不過，由於他當時赴日留學期間，受限於經費之短絀，以致於無法有到各處參觀、遊歷的機會，他感慨地談到：

「我幾乎沒有離開過東京，因為不是公費出去的，所以忙著打工，賺取學費、生活費等等。由於很少離開東京，也很少去參觀學校，後來在教比較教育的時候就發現，那個時候怎麼不多去看看日本的小學、中學呢？因為『教而知困』，慢慢覺得那個時候應該多用點時間去參觀學校，才不至於現在變成有點書呆子的感覺，沒有廣泛地去吸收知識！」

王家通先生的話，同時也提醒了我們，在盛讀萬卷書的同時，行有餘力，也要記得踐行萬里路，相信在兩相輔成之下，必能成就知識與經驗交融的智慧！

伍、人生態度——寓休閒於工作之中

無論是從事教學或學術研究工作，對王家通先生而言，都從未曾感覺厭倦，而是樂在其中，甘之如飴，且多年來始終如一。對於此番的心境與態度，他也與我們分享了這箇中的奧妙道理：

「我的感覺是，一個人的工作如果與他的興趣相符合，工作就是休閒啊！就像小孩子，他的工作就是他的遊戲，他要搭個房子，邊玩邊蓋房子，因為這是他的工作，也是他的遊戲，小的時候工作跟遊戲是一體的。但是長大了以後，遊戲跟工作往往就分開了，工作變成完全是爲了要生存、要生活，於是就會感到疲倦，就需要有休閒的時間。假如你的工作跟興趣是一致的時候，遊戲跟工作是一體的話，應該就不需要休閒了，因為你的工作就是休閒啊！」

具體一點就是說，像是唸書、寫文章，對你而言是樂趣的話，就不需要休閒了；倘若你把他當成苦差事，你就會抱怨要休息、要去爬山什麼的。同樣，因為你把工作當苦差事，所以要休閒；如果你把工作當作遊戲的話，工作本身就是休閒了！不工作而去做了其他的事情，反而會覺得是在浪費時間。這個道理在當了大學老師之後越來越覺得是這樣，因為大學老師從事研究、教學，可以算是他的興趣，

也是他的工作。」

因此，與其形容王家通先生是堅忍自持地肩負教學重任、為學刻苦而勤勉不懈，不如說他是「以教學授課為志趣，視追求學問為樂事」倒更為貼切點吧！如此般寓休閒於教學與研究之中，無怪乎王家通先生何時看來，皆顯得態度從容而自若、神采奕奕而煥發！

陸、治學心得

.....

除了比較教育之外，王家通先生在其他領域內，舉凡課程、教育制度、教育行政、教育財政、師範教育等方面也多有專研，著述鉅豐。而閱讀王家通先生的文章可以發現，其言語淳實樸質、持論謹嚴肯切，不僅灌注我們知識，也啟發我們思維。如此的風采文筆，非得要有滿載的學識，以及對於事理的深切洞察，才能成就。因此，我們也透過這次的訪談機會，對於從事學術研究應秉持的為學態度、治學之方，向他請益。

一、先做幾年書呆子

王家通先生告訴我們，每一位有志於從事學術研究者，首要之務，皆須廣博涉略、窮究知識，藉以充實涵養、琢磨器識，他以成爲一個「書呆子」爲喻，闡明勤勉篤學的重要性：

「我是覺得，不要怕讀書讀多了會變成真正的『書呆子』，依我的經驗，應該是不會。我想真正的『書呆子』是說，有讀進去，但是沒有讀出來，反而思想變得很刻板，不容易改變。可是我的感覺是，讀書應該不會讓人變成這樣，而是讀越多，越會增加你的批判力，越會提昇你對問題的看法。」

王家通先生所謂之「書呆子」，絕非要我們變成一個只會死記死背，不知靈活變通的人，而是藉由博覽與深究，一方面涵養自己的學識，一方面培養自己批判事理的態度與方法，逐步奠定日後從事學術研究的基礎。此外，他又打趣的說道：

「所以，我常跟學生半開玩笑說，過去我們中文書的內容都是直寫，所以一邊念，一邊點頭；而西方人的書不是這樣，他們是橫著寫，所以西方人唸書，邊唸邊搖頭。可能搖頭搖慣了，就變得比較會批判，不像中國人唸書，就是一直不停的點頭，所以變成真正的書呆子。」

短短數語，像是句不經意的玩笑話，但當中其實有著對於現今學術研究風氣更深的諷喻與反省。

二、批判的態度

王家通先生對於國內學術界缺乏批判態度的現象，有感而發的表示：

「最近看到有個小學老師在報紙上面，寫了一篇文章，說是有位學者，有一次到學校專題演講關於九年一貫課程，演講時總是說到美國的誰怎麼說，誰又怎麼認為，都只有單純的介紹。包括一些很有名的學者也是這樣，都只是介紹某個課程專家怎麼認為，如此而已，好像都沒有批評那個專家講得對不對，我也很少看到這樣的文章，難道我們沒有資格批評他嗎？……包括批判理論在內，就只有『介紹』批判理論，很少有人去『批判』批判理論，許多人好像只是把他在美國看到的書拿回國內，念給大家聽一樣。」

王家通先生的一席話，確實對於當前學術研究風氣有當頭棒喝的喚醒作用。批判態度的重要性，可以讓身處在現今知識爆炸、資訊龐雜社會中的我們，不至於迷失其中，或是毫無選擇、良莠盡收，而是能更進一步以洞澈的思維，去蕪存菁、擷取智慧。

三、旁徵博引，深入淺出

閱讀王家通先生的文章可發現，儘管內容兼攝多種學科、中西貫穿，但字句中卻充滿了由博反約的樸實與明朗，予人一目了然之感。這樣的寫作風格，絕非是一個對於知識未經消化、囫圇吞棗，便冒然下筆的人可以做到，由此也透露出王家通先生對於知識窮究之透徹，而能將事理深入淺出地傳達予人。他用一個簡單的生活實例，來告訴我們在敘事說理時應有的態度與方法，他說：

「最近一些人寫作文章，總是讓人看不懂，我想可能是沒有把引用別人的資料消化過，常照用別人所使用的字眼，沒有將它變成自己的話。我是認為，如果有句話可能說了，人家會不太懂，你就可以簡單舉個例子來說明，讓人家能夠聽得懂。事實上，很多事情的道理都不是很難，只是說得太過抽象罷了，所以很難去了解，如果這時候用個具體例子來說明，就會變得很好懂、很清楚了。」

就像我聽過一位長者說的一則笑話：有個小學三年級的孩子，做數學的應用題，題目是：『媽媽從銀行領了五千元，到菜市場去，買雞肉花了二百元，買菜花了一百元，……最後還剩下多少錢？』這個孩子看不懂這個題目，其實他不是不會計算，而是他不曉得什麼叫做『銀行』。於是他跑去問姊姊，念商學系的姊姊便告訴他：『銀行是調整金融的機構。』，這樣一來更糟糕了，『調整』他不懂，『金融』也不懂，『機構』更不懂。本來就只有『銀行』兩個字不懂，現在變成八個字

都不懂！他只好再去問哥哥，哥哥指著附近的一家銀行，告訴他：『媽媽常常帶你去領錢的那一間就是銀行啊！』，於是他就知道什麼是『銀行』了。有些人就是不會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講道理給人家聽，我一直在盡力做到這一點。」

因此，寫作文章、講事論理要避免言詞詰屈聲牙、語焉不詳，讓人霧裡看花、摸不著頭緒，如能適時地旁徵博引、化抽象為具體，即能收深入而淺出之效。從王家通先生的言談中，處處可見他引喻說理的精心與巧思，所謂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」，如此可見矣！

四、閱讀經典，昇華智慧

對於時下的教育議題、著作，王家通先生雖也關心、覽閱，但並非抱持著喜新尚時的心態，而是帶著批判的眼光，省察的態度來看待。不過，雖然他對於學習研究總是孜孜不息，但面對愈來愈多新興議題的崛起、大量學術著作的出爐，也令他有無法迎上變遷、無法窮盡冊牘之感。對此從事學術研究的困境，他感觸良多的說：

「我最近有這樣的感覺，就是新的學者一個一個出來，書也出了很多，可能一個晚上印製出來的書，就讓你一輩子都唸不完！那麼多的書該從哪裡看起呢？我都來不及看。……大家都在追求新的、時髦的東西，可是新的東西又不曉得是不是都真的很有價值。」

對於此，他也提出了新的體悟與想法：

「所以，我最近常回過頭來看那些比較有名的、古代流傳下來的經典。例如，中國像是老子，西方像是蘇格拉底這些有名的人的思想，讀起來反而比較有啟發性。或許有人會覺得：『哎！都是些老古董！』，但是我卻覺得以前的人思想好像比較有內涵，現在的人相較下卻好像膚淺了點。現在很多人所提出來的一些想法、理論，事實上是老調重彈，以前的人早講過了，只是他現在用了新的方式，變成一個新的學說提出來。所以，我是覺得經典應該要多讀才對！」

王家通先生的話提醒了我們，事實上，許多前人知識、經驗所累積並流傳久遠的著作，皆是豐盈我們心靈、啟迪我們智慧的寶庫。因此，他勉勵我們，要求學識之淵融，在「知新」的同時，更應「溫故」，能珍視並博覽前人薪傳的寶貴經典！

柒、對教育現象的體察

.....

觀諸國內的教育現象，王家通先生也與我們論及了他的感觸與想法。從談話中，

我們感受到了王家通先生對於國家基礎教育的重視，以及對於中小學教師的關切。

一、國民教育的重要性

王家通先生認為，國民基礎教育乃國家之根本，社會之基石，因此，它的理念、制度完備與否，與國家、社會之興衰振靡關係密切。他以日本的教育特色為例說了這一段話：

「戰後日本經濟復甦快速的原因，有人認為，是受到韓戰的影響，美國在韓戰時期給了日本很多的機會，像是經費投入、軍事用品的製造等等，使得日本經濟能很快地起飛。有人則認為，日本戰後的經濟會這樣奇蹟式的發達，跟教育也有很大的關係。談到日本的教育，有一點很特殊的就是，日本很注重國民教育、基礎教育，比起我們重視得多。拿經費的投入來講，我們中央的經費好像主要是拿來辦理高等教育，但是日本不是，文部省（註：相當於我國的教育部）預算裡大約百分之五十五是用在義務教育。用來作什麼呢？支付老師的薪水，以及學童的書籍費等。所以，日本的教育就我看來，像是座金字塔，基礎很穩固。而我們呢？教育就好比像找幾個運動明星訓練奧運會選手一樣。一味地追求卓越的高等教育，要讓幾所大學成爲重點大學，以爲這樣就會變成國際水準的高等教育。其實，我覺得這是不容易達成的目的，這就好比只找幾個運動明星來訓練奧運選手的左營模式一樣，事實上，見微而知著。奧運的訓練方式是這樣，找極少數特別頂尖優秀的人才悉心培養，其他的呢？什麼都差很多，追求卓越的高等教育就是這樣啊！所以，對於基礎教育的重視，日本做得應該是比我們好。」

常言道：「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」，因此，有健全的國民教育環境，才能培育出心智體魄皆健康的兒童，將來逐漸長成，也才能成爲社會良好之公民、國家優秀之棟樑。因此，重視國民教育，建立紮實而穩固的教育基礎，應是我們刻不容緩的目標！

二、「辦教育者」與「背米人」

王家通先生認為，當前教育風氣充斥著形式主義，目標與手段置換，許多人置身其中卻渾然無所知。他以「背米人」爲喻，語重心長的談道：

「現在辦教育的人，常常像背著一袋米，而事實上，教育的工作是很難的，會讓你背不起來。以中小學老師來講，雖然負擔不了那麼多的責任、背不動那一袋米，卻還是得背，因爲如果不背，學校的聘書就不給你啊！所以就只好口頭答應要背，但是因爲背不動，於是便在米袋上面挖一個洞，讓米慢慢掉、慢慢掉，來減輕

負擔。抵達目的地後，就發現只剩下一只米袋，米通通掉光了。

譬如說國中老師，要做什麼事情呢？要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健全的國民，可是到最後培養出來的卻不是健全國民，而是許多的不良少年。為什麼？因為老師沒有辦法背起這袋米，只好挖洞放掉米，到最後米袋帶來了，但是學生卻不是健全的國民。所以我是希望說，明知道教育的擔子很重，老師背不起，就不要給老師太多負不起的責任。像美國行為目標的理念就比較好、比較清楚，例如美國教師的聘書，就是契約書一本，那裡頭講得很清楚，比如什麼時間作什麼事情、做哪些工作等等。所以老師只要做這些工作，抽象的責任不談，只要做規定的具體事情，這樣不是比較合理嗎？我可以做得到的，我答應你；我做不到的，就不答應你。可是中國人的教育觀念不是這樣，希望老師要能負起無限的責任，如果不負起，學校聘書就不給你，所以也只好答應下來，可是到最後就只有把米袋帶來了。所以，我認為給老師無限的責任，這樣的體制應該要改，要把老師要負的責任具體化，不要聘書裡頭只寫著一兩句話，然後把無限的責任交給老師。」

這般現象在許多學術研究報告中也可以看到，先生繼續感慨地說道：

「我們也是常常跟那個背著米袋的人一樣。就是說，實際上沒有那麼大的能力，只好把米漏掉一些，表面上做做樣子，最後研究報告還是可以趕得出來，不過事實上，那份報告的內容已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了。教授沒有完全負起責任，自己沒有親自寫，而是讓研究生來寫，然後很快就交差了事，他只負責看一看。」

咀嚼王家通先生以「背著米袋的人」為喻所引申的一番話，細細地體會其背後所蘊藏的涵義，讓人不禁擔心形式主義對教育的斷害。一個簡單的例子，卻是寓意深遠而發人省思，相信這對於在教育崗位上的任何一位工作者而言，無論是擔任教育主管、教師、或是從事學術研究者，都能帶來深切的反省與惕勵作用。

捌、教育改革的省思

國內近年來驟變的教育改革風潮，無論在政策或制度的研擬、推動與落實上，皆引發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，而改革所投注與動員的人力、物力，也甚為可觀。事實上，教育事務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，因此，每一項理念與決定在付諸實行之際，皆應審慎權衡其間的利弊得失，務求萬全之準備。否則，思慮不周，但求急功近利的結果，或是造成顧此而失彼，或是因此事倍而功半，甚或是招致殃及國本，禍遺子孫之憾。職是之故，王家通先生對於國內的教育改革現況，亦滿懷關心與憂心之情。

一、他山之石——日本教育改革經驗

王家通先生對於日本教育的研究鞭辟入裡，因此在訪談中，也請先生由日本教育出發，分析國內教育改革，以為借鏡。先生援引日本教育改革的例子作說明，語重心長地談道：

「我覺得日本的教育改革，特色是按部就班，一件事情要改革，得經過很長時間的討論。譬如說，他們的週休二日制度，就是經過長時間的討論，再從一個月只休一日開始，到一個月休兩日，最後才從今年四月份開始，每個禮拜都週休二日。但是國內的做法卻常常像在趕時間一樣，沒有很慎重的設計，就付諸實施。譬如國內週休二日要實施之前，課程標準中有關上課時數的規定，並沒有加以配合。以致於週休二日之後，九年一貫課程綱要中所規定的上課時數，沒有辦法配合週休二日的制度，兩者之間出現了落差與問題。但是日本的周休二日則不同，是把課程標準都放進去考量，以配合週休二日，等一切都準確地安排妥當後，才開始實施。」

王家通先生對於日本教育研究之通徹，原本讓人有高山仰止之歎，但在他具體而微的援例闡述之下，卻令我們有如被智慧的露滴均霑的小草般，心靈一下子通透澄淨起來。先生的舉例看似無奇，但卻是一個對於台灣與日本的教育改革，在態度、政策推動上，很精闢且見微知著的例子。他指出，台灣與日本就教育改革的理念與實際作為來看，存在著許多的差異。然而，我們應能自他國經驗的優點與長處中學習，對於自身在教育改革上所出現的問題與困境做更深切的反思與省察。

二、談中小學課程改革

王家通先生認為，我國當前的教育改革，由於欠缺周詳的整體考慮，以致策略措施顯得不合理，在實際執行時便呈現步調紊亂、各自為政的窘境。他說：

「由於提出的教改措施不合理，做起來有困難，因此就變成說，大家把做不到的擺在一邊，做得到的才做。」

他接著又以現階段九年一貫的課程改革為例，提出了目前教育改革實際面臨的一些問題：

「關於九年一貫課程，教育部有出了一本『問與答』(Q & A)，那裡頭提到的事情可能很多是做不到的，譬如所謂的『基本學力測驗』部分。新課程裡頭很強調實際的能力，而不是考試的成績。但是，基本能力測驗是不是真的可以測量到學生的能力呢？我認為基本學力測驗所代表的，事實上還不是真正的能力，還是一個考試成績，所以在『問與答』裡強調說現在亟欲發展出能夠真正代表能力的評量，可

以測得帶得走的能力，而不是考試成績。可是，究竟有沒有人真的在發展這個評量，或是在研究怎麼樣把基本學力測驗的考試成績變成真正的能力呢？」

他首先質疑「基本學力測驗」評量的真實性，並且指出以測驗的形式來衡量學生的真實能力，不但不易達成，也會因此帶來更大的問題。此外，針對學生真實能力的部分，他接著又談到了當中的複雜性，以及訂定所謂「能力指標」所帶來的問題：

「新的課程綱要裡面有所謂的『能力指標』，條列的項目內容和行為目標看來類似，是不是真的能夠用來代表能力呢？要說什麼是『真正的能力』有時候真的是很難哪！隨便舉個例子，譬如能力指標上寫著：『能夠說出不同文化間的差異』或是『能夠瞭解不同文化間的差異』，這個項目困難可以難到寫十本博士論文也寫不出來，簡單可以簡單到一句話就講出來，例如要指出平地人跟原住民間的文化的差異，倘若有人說：『原住民喜歡喝酒，平地人懂得儲蓄』，這是差異吧？一句話就講出來了；假如要研究平地人跟原住民的文化差異，那人類學家研究幾年都研究不出來！什麼是『說出』或『瞭解』文化差異呢？學生用一句話說出差異，就可以代表他有這個能力嗎？如果說不能只看表面的文化差異，而是要求學生能夠說出本質上的差異，那要做到什麼樣的情況才能代表本質？由誰來判斷呢？

再者，把這種智性的能力變成像是運動、體育方面的能力指標，譬如說呼拉圈搖幾下，能跳幾下，游泳游幾公尺之類，體能方面的能力較具體，還可以這樣做，但是智性方面的就很難用這樣的方式來代表真正的能力。更複雜的是，各種能力之間其實還互有關聯，譬如一個社會關係很好的人，講話很得體，所以語文能力也不會差到哪裡去，這之間怎麼去區分也是蠻困難的。」

九年一貫課程之初衷旨在破除傳統智育導向的教育型態，以培養學生具備「帶著走的基本能力」為鵠的，然而，此番良善美意卻因缺乏通盤而審慎的考量與規劃，以至許多的相關措施與制度難以通過學理思辨的檢視。或許，教改之路走來，之所以倍感艱辛，問題的癥結即是在此。王家通先生今日的一席話，讓我們明瞭在為教育盡「力」之餘，更應盡「心」為教育改革從理念到落實面的每一個環節，做謹慎而深入的思考，讓教育改革在穩健踏實的基礎上，逐步付諸行動，真正成為開啓教育至善之門的一把鎖鑰！

三、教與學的困境

王家通先生認為，站在教育第一線的中小學老師，在一波波教育改革政策的大力推行下，所擔負的壓力頓時遽增，然而，很多壓力似乎並無益於實際教學工作，

他描述到：

「中小學老師，被給予太多的壓力了。但是有些壓力，事實上並不是必要的。也就是說，讓老師們像無頭蒼蠅一樣，一天到晚忙東忙西，可是卻沒有因此為教育或學生的學習帶來很好的效果。」

依據王家通先生的觀察，教育改革之後讓老師愈發無所適從，壓力雖是源源不絕，但是在實質的教學上，卻未能因此獲得良好的成效。先生一語道破現今老師教學的困境，並且也再次印證他以「背米人」為喻所引申的一番道理。

再者，王家通先生認為教育改革所帶來的另一項隱憂，出現在學生的學習方面，每位學生的家庭社經背景與其學習成果之間，將有更密切的關聯。先生憂心忡忡地表示：

「譬如說，一份學習單所安排的習題要求家長幫忙的地方很多，學生的家長如果有時間，知識也夠，當然可以做到；但是如果學生來自一個破碎家庭、單親家庭、做生意的家庭，家長自己工作都忙不過來了，還要配合孩子的各項要求，真的很難！這樣學習單因為家長配合程度不同，完成的結果就會差很多。倘若老師沒有認真指導，將會造成來自高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，每每表現得都很好；來自低社經地位家庭的學生，則表現得不好，如果老師又沒有好好的去瞭解原因，盡力的去教導，導致學生之間的學習落差愈來愈大。以前我們做老師的，常責怪家長，認為家長把小孩子交給學校後，就好像一點責任也沒有，責任都讓老師來扛。部分家長有這樣的想法固然不對，但是，也不能因此本末倒置，要求家長負起很多的責任，老師們則負較少的責任，把教導孩子的責任太多給家長，老師不管學生的家庭狀況，不瞭解家長能配合的程度，最後導致學生的學習成績因為家長能力的不同，而形成很大的差異。」

此外，針對教育改革所要求的繁複評量，王家通先生也提醒我們要注意可能招致的問題：

「近年很多試辦九年一貫課程的小學，好像花太多時間在評量上面了。評量的表格設計得很複雜，老師光為了填表就得花費許多的時間，似乎新課程強調的是，沒有評量就沒有教學，可是照理說教學應該是比較重要的。但是現在卻變成一天到晚忙著評量，要求學生培養十大基本能力，沒有從教學做起，反而要從評量上來看，想法好像有點不合情理，我們的教改應該再對課程做更透徹的研究。」

正如王家通先生所言，教師若花費過度的心力在評量上，相對地，往往會因此排擠掉教學品質。事實上，學生到學校最重要的是由教師的諄諄教誨中獲得學識、陶冶品德，因此，倘若其他的措施反客為尊、本末倒置，將對學生的學習與成長造

成莫大的傷害。

四、創造名實相符的研究環境

王家通先生在提及國內教育的研究環境時認為，即將成立的國家教育研究院與各大學本身的研究單位，應做功能上的釐清。教育研究院應著眼於政策的可行性研究，而大學的研究單位則應強調基礎研究，他說：

「我是覺得，將來教育研究院成立以後，應讓大學的研究單位回歸學術領域。教育部的政策若要付諸實施，應該透過教育研究院來研究其可行性，如果教育研究院認為政策沒有問題，就可以實施。大學不要充當教育部的御用學者，才會具有獨立性。師範大學不要做這方面的工作，而應該要做一些基礎研究。如果大學的基礎研究跟教育研究院的研究結果不同也無妨，這樣互相批判，教育研究院才會有所進步。我想將來的研究環境，應該讓大學能夠獨立地來做批判性的研究，能夠這樣是最好的。教育研究院應該像中華經濟研究院、台灣經濟研究院，研究將來經濟的趨向，提供政府做參考。如果教育研究院將來也做這些工作，同時也要賦予它一些責任，即若做得不好，將來教育政策施行出了問題，教育研究院要負責。因此，教育研究院做的研究就要客觀、要科學，才不會在政策實施的時候發生問題。這樣，教育部就可以不用再委託大學做研究，自己有一個研究單位可以做研究，委託的經費就可以節省起來，從事其他更有意義的建設。」

先生強調學術研究必須保有其獨立性與批判性，讓學術歸學術，政策歸政策，也唯有讓學術研究機構維持其專業自主性，才能真正對國內教育研究環境有所助益。

玖、勤謹務實的教育典範

.....

訪談王家通先生就如同參與一場知識的饗宴，在場的我們都為先生言談中不時展露的獨到、精闢見解所吸引。然他對於教育實事的批判，並非只是為了一展教育專業的長才，而是對於整個教育大環境，存著一份感同身受的情感，為的是讓教育環境更好。王家通先生所秉持謹嚴的學術研究態度，以及對於教育事務的盡心與奉獻，永遠是教育界勤謹務實的典範。

主要著作

美日中三國之國民教育財政制度比較研究。台中縣：台灣省政府教育廳。

- 比較教育學導論（編譯）。高雄市：復文。
- 高等教育制度比較研究。高雄市：復文。
- 教育行政學（翻譯）。高雄市：復文。
- 日本教育制度——特徵與趨勢。高雄市：復文。
- 中日中小學師資培育制度比較研究。台北市：師大書苑。
- 初等教育（主編）。台北市：師大書苑。
- 兩個類型的高級中等教育。台北市：台灣書店。
- 教育導論（主編）。高雄市：麗文。
- 日本、韓國中小學教育的基本研究（合著）。台北市：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。
- 中等教育（合著）。高雄市：麗文。
- 比較教育論叢。高雄市：麗文。